

选题（20%）	说理（60%）	文笔（20%）	总分

作者：徐文哲

学号：1800015461

学校院系：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

提交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19 日

教育内卷化的经济分析

幼儿园是“牛蛙”，小学是“鸡娃”，中学是“做题家”，大学是“卷怪”，之后成为“海淀妈妈”，用相同的模式培养下一代以避免阶层下滑，这是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焦虑的教育闭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无比怀念十几年前，那种下午三点放学、没有课外班、写诗谈恋爱、白衣飘飘的宽松氛围。虽然由于个体异质性，这一描述不适用于所有中产阶级人群，但仍然需要承认，这些年来教育竞争加剧的现象大体是存在的。问题来了：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？是好是坏？政府若想干预，应该如何干预？

根据生命周期假说，生养孩子是人们平滑消费的手段之一：在无法赚取工资时，有孩子的老年人除了养老金与储蓄，还能得到孩子的赡养。而赡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孩子的收入，孩子的收入又与其教育水平高度正相关。因此父母能为孩子、也是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教育。

如果抛去教育的“圣光”，而仅将教育视为一项投资（这是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要求），家庭希望最大化**教育回报**，即**期望的教育收入减去教育费用**，可以选择的是**教育类型**（质量、时长、程度等，如读研、出国、竞赛、学区（房）、公/私立学校、兴趣班/补习班）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，教育收入在做出教育选择很多年后才能获得，因此在做选择时家长只能最大化其期望。此外，教育费用分为**基本投入**和**额外投入**，都由家庭承担（其中基本投入由谁承担都无妨）。教育的约束是**家庭的支付能力**。

教育收入是如何被决定的？这里给出一个贴近现实的简化模型。假设**人的天分**（外生给定）、**教育类型**都分别有 3、2、1 三档。**基本投入**=教育类型的档次；**人力资本结果**=天分×基本投入+额外投入× β （真实 $\beta < 1$ 且递减，名义 $\beta > 1$ ）；**教育收入**=人力资本结果，社会、家庭同时享受。

若不考虑额外投入，则**社会的教育回报**为(9/6/3, 6/4/2, 3/2/1)，**家庭的教育回报**为(6/4/2, 3/2/1, 0/0/0)。于是每个家庭无论孩子是什么天分，都想让他去尽量好的学校。但问题在于社会能提供的教育坑位是有限的：假设三档学校都只招收 1 名学生，则社会最优的结果是去天分对应的档次的学校，9+4+1=14——家庭希望和社会最优的教育选择产生了冲突。这时考

试”作为协调手段就诞生了，相当于增加了一个约束条件。

现在让这套机制开始运转。当家庭支付能力普遍较弱时，虽然人们会努力获取更高等级的教育，但由于没钱且额外投入的回报率太低，所以主要还是看孩子的天分，家庭没有太多激励增加额外投入。这是多年以前的状况。

但这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。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家庭的支付能力，当约束被放松，原有的“放养”式育儿就是不稳定的均衡：若所有人都不增加额外投入，就没啥事儿；但一旦有一个人选择增加额外投入，在招生人数基本不变的零和博弈中，其他人会立刻处于劣势，于是合约被打破：学区房买起来了，少儿编程学起来了，各种证书刷起来了……不同家长的支付能力是有差异的，支付能力差一些的家长就产生了“中产阶级焦虑”。若家长还非理性地高估孩子的天分、抱有“光宗耀祖”的期待而产生过高的教育期望（这在中国是一项事实¹），额外投入的量就会更大。额外投入的边际效益本就不高，在竞争的推动下，其边际收益最终接近 0，就是“卷”。

如何评价这种现象？根据以上分析，教育内卷是完全符合经济逻辑的。它所依赖的关键假设是“教育收入=人力资本结果=天分×基本投入+额外投入×β”，若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完全成立，我们甚至会为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而欢呼——事实上，正是这一机制所具有的阶层上升的可能，吸引着无数中产阶级家庭加入这场竞赛。

但这种现象好吗？我认为不好。第一，不平等。这不是在批评教育分级（从人人平等的原则出发，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；但为了社会效率，教育分级是必须的），而是在质疑教育分级的标准。从以上分析可知，第一最优标准是“天分”，第二最优标准才是“人力资本结果”。由于额外投入的加重，当下的分级标准更加强调了家庭支付能力（设想：爱因斯坦出生在了贫困山区）。所以当下的标准既非第一最优，又非机会平等。

第二，有浪费。举个相近的例子：当自己买东西，我会仔细地将产品各方面特性与自己的偏好比对，争取付同样多的钱、收获更高的综合效用；但给别人买礼物时，由于不熟悉对方的偏好，往往会直接选择一个高于对方平均消费能力的产品——对方的效用肯定是提升了，虽然不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提升。放在教育中，额外投入的名义回报率（eg：马术训练有助于升学）>1 而真实回报率（计入家长和学生的时间精力投入等）<1 就是问题所在。

那政府能做什么呢？我认为，一是提高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数量，二是细化、分散教育赛道。前者不必多说。后者原因在于，如果继续全方位考核，家长只能多点发力、一步都不敢落下，虽然很多付出都是浪费，“全球 5 千万琴童 80% 在中国，但年少学琴的 90 后如今只有不到 5% 还在弹琴”就是一例。而专业化培养可以降低试错成本、减少浪费和不确定性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内卷的困境。■

WORD 批量转 PDF 工具-未注册 注册码购买 QQ: 3049816538(注册后本文字和以下内容消失)

2000 字

¹ Lei X, Shen Y.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expectation: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[J]. China Economic Journal, 2015, 8(3):252-263.

[成都购房咨询, 大专本科成都落户咨询, 成都社保代缴咨询 QQ:
3049816538](#)

2000 字